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九

宋 衛湜 撰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鄭氏曰事謂征伐柷鼗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瓚鬯爵也鬯秬酒也得其器乃敢為其事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案漢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揺之使自擊柷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寛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

以將伯子男之命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宗伯註云
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専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
内若九命為二伯則得専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
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尚書大傳所謂以兵屬於
得専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
盧矢百於周禮則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賜鈇鉞
則謂上公九命者賜鈇鉞然後得専討晉文侯雖受
賜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専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鬯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而已

臨川王氏曰疏言晉文不受鈇鉞不得專殺然鄰國有此大惡雖不受鈇鉞宜亦得討殺之

長樂劉氏曰天子無征伐之事而與諸侯相見曰朝者五載一朝四時更至也因其朝而較其治否故考禮以觀其用中無過不及也正刑以觀其用法有義

不義也一德以觀其所執有中不中也三者皆協於中則不失乎為邦之道足以尊天子庇萬民矣於是天子賜之樂所以崇其德也諸侯之樂則將之以柷者軒縣之器備則其作也以柷先之伯子男則將之以鼗者軒縣之器不備則其作也以鼗先之必持所先以致天子之命而衆器從焉古之道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旅相聘也世相朝也若夫天子無事則與之相朝不特以世

而已考禮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趨向如此則禮刑正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書曰睦乃四鄰以蕃王室此之謂也春秋書滕侯薛侯來朝穀梁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其言盖本諸此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皆以其所先者將之也下之獻上如此則上之賜下亦如之書曰下管鞀鼓合止柷敔是下管合樂則擊柷

也周禮小師掌教鼗鼓柷敔壎簫管弦歌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是擊柷者必播鼗播鼗者不必
擊柷也傳曰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能誅有罪者賜
以鈇鉞孝道備者賜之以秬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
鉞然後殺則天下無異法賜圭瓚然後為鬯則天下
無異禮命之教然後為學則天下無異教
山陰陸氏曰相見主言天子見與不見在天子也考
禮正刑一德主言諸侯固諸侯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諸侯四時見於天子其禮雖不同合而言之皆朝也諸侯自相見亦曰朝者猶之公侯伯子男皆謂之君不害其同名也古者四時之朝皆有常期唯王有巡守征伐之事也則有時見殷見之禮非此則遣卿大夫士以聘問於王方其朝覲會同則所謂無事也先王於無事之時猶以為憂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失名分則為亂故曰考禮刑所以詰姦慝刑暴亂一過用法則為虐故使之正刑德所以先

身而化民不齊則疑衆駭俗故使之一德諸侯朝而三者備莫不知協力以尊天子此先王之所以能守成功也雖然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刑而不言政於一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賜政自上出道自上揆非諸侯所得專而禮刑也下所執守德也已所自脩於禮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能正則政成而可報也於德能一則道行而可以同俗也堂上之樂以祝將之故賜諸侯堂下之樂以䕶將之故賜伯子

男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何也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舜所以治神人作於堂上者也鼗鼓柷敔笙鏞以間所以治鳥獸作於堂下者也堂下之樂為卑以鼗將之未必有柷堂上之樂為尊以柷將之亦必有鼗至於方伯則不特賜樂而已賜弓矢鈇鉞使之得征殺也賜圭瓚使之得為鬯也蓋征者上伐下之辭敵國不相征

馬氏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所以為朝也禮與刑

天子之所出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已所謂一德者使之同謀協慮而不敢有二心也凡此皆所以尊於天子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皆先王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必俟天子之賜然後得以征伐者蓋臣無有作威而所用則唯君之所賜而已以征對殺則殺為重以弓矢對鈇鉞則鈇鉞為重諸侯之出討有罪未賜鈇鉞而有所不敢殺則亦征之而已記曰獻莫重於祼傳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則是圭為禮之至也孔子亦曰圭者敬之至也
以圭為敬之至則天子未賜圭瓚則諸侯有所不敢
也雖然宗廟之禮不可廢未賜圭瓚則資圭於天子
而所用者璋瓚而已

延平周氏曰考禮正刑言其在外者一德言其在內
者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德故其序如此禮非諸侯
之所可制者衆矣獨以圭為言者僭莫僭於祭圭者
九獻之首而芬芳下達於淵泉為諸侯者其道足以

首出於一國而其德足以下達然後賜以圭瓚使自為鬯不爾則資鬯於天子示其所以事神明者不足於己而有待於上也

嚴陵方氏曰考禮者考天子之禮而行之也正刑者正天子之刑而用之也行天子之禮則禮樂自天子出矣用天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出矣禮樂征伐皆出自天子則諸侯豈有異心者哉故能一德以尊於天子也夫朝所以明君臣之禮正尊卑之位而已故

言朝則以尊天子繼之祝鼓皆所以合樂而為之始也以樂之始者將之則樂之終者從之矣凡欲省而不欲煩故其所將者如此是禮也言侯伯子男而不言公者於侯言諸則公在其中矣弓矢利以用於遠鈇鉞利以用於近征者以行於遠為主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殺者以制於近為主故賜鈇鉞然後得專殺鬯即秬鬯也秬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以為酒曰鬯以其至和之氣鬯焉故也資言取彼以利此

李氏曰先王之制器無非隂陽之理也凡聲陽也隂陽有時而通因用隂以掐陽方者陽之象也柷方而二尺四寸以爲廣三八之數也尺八寸以爲深三六之數也陽成於三而八六少隂老隂之數以陽之成必隂所以合樂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宫

鄭氏曰學所以學士之宫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

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此是殷制故鄭氏引書傳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天子畿內千里百里為郊聘禮註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知者以書序君陳分正東郊註云東郊周之近郊蓋五十里今河南

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亦然

鄭知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

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

在公宫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

西郊下文具也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鄭註云明

和天下者謂使天下之人習學於此悉皆明達諧和

也頖是分判之意故為班案詩註云築土雝水之外

圓如辟註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註不

同者此註解其義詩註解其形也

橫渠張氏曰此小學是教國子冑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有在郊之理此大學即郊學也對小學而言大爾非國子冑子俊造所居但國之設學校必欲均故於四郊為之立學學者之就學無甚遠之差也遠郊近郊必各有學但以井邑多少地里近遠而設必處其均郊學則

鄉遂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所自視者也
郊學雖非俊造國胄之所居亦有時而往如行禮於
其間使不帥教者觀之辟廱周天子之學也頖宮周
諸侯之學也辟廱之制必是水中心爲辟廱環水之
外四面者四學也故言東序西序辟廱最尊處中必
禮先聖先師於其間故言臨廱拜老漢禮猶然周以
前四學之内無水亦必無辟廱歷代或尚左或尚右
置瞽於其間則謂之瞽宗說禮者見頖宮周學也遂

以為天子之學此又錯亂也

長樂劉氏曰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則其所有之民未始不教之以五品之道故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唐虞尚之矣奚俟於天子之命哉此經謂立小學大學於國以登其鄉之賢能養而成之薦之於王以為士大夫也此所謂天子命之教者乎

長樂陳氏曰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

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遠之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頖宮則泮水也其制半於辟廱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頖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

事於上帝則於之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於類宫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宫南之小學歟餘見後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說禮書

嚴陵方氏曰命之教然後為學所以一道徳也言小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以見小學之在國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若洒埽應對之類則小學之道也若致知格物之類則大學之道也小學之道方生而進大學之道

已成而定方生而進者宜養之於內已成而定者可達之於外故或在國或在郊者以此為制也非特諸侯為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必在宮之南者即文明之方故也然以虞殷之制言之則如此或謂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在國蓋選士由內以及外理或然也以夏周之制言之則如此謂之大學小學則天子諸侯之所同謂之辟廱頖宮則天子諸侯之所異同焉者道也異焉者制也以義言之辟主法言其

立於禮靡主和言其成於樂天子之為學所以教天下者如斯而已諸侯之為學亦莫不以禮樂教之然其為教也視天子為未全故以類言之曰宮則以有堂室奥阼處學者故也言諸侯之處學者如此則天子可知

山陰陸氏曰據此天子大學蓋在郊矣先儒謂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則學非一處也以予考之虎門之側正在王宮南之左其小學與盛德篇曰明堂

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廱然則明堂在國之南大學又在明堂外與靈臺同處蓋相望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則小學在國中為宜故小學在王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其在東郊西郊又非此學也經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案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大學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合而養之又在東序文王世

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也　又新書曰五帝大學謂之成均三王大學謂之辟廱經天子曰辟廱董仲舒曰成均五帝之學是也盖以天道設教者五帝也故大學曰成均以人道設教者三王也故大學曰辟廱天任道故於學言成人任法故於學言辟天任理故於學言均人任情故於學言廱也然五帝三代又各以所尚為大學之別名虞氏尚孝故云米廩夏后氏尚功故謂之序

殷人尚聲故謂之瞽宗至周人則其文備矣故兼四代之學而言之天子謂之辟雝諸侯謂之頖宫不別名者以示與三代共之也故詩曰鎬京辟廱而明堂位曰頖宫周學也天子之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故下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在國此經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是也詩之泮水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邁則泮宫在郊明矣天子之大學在國

者言流化欲自内出以及於諸侯諸侯之大學在郊者言流化欲自外入以接於天子也此說天子大學與前牴牾與陳氏方氏合

臨川王氏曰古之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中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

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以道也士之奔走揖遜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俱有以異乎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遺俗咏嘆

之不息凡以此也　又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於天下王制所謂命之教然後為學者何也曰學固不可一日無於天下然其教不可不資之天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命之教然後為學禮乎曰立諸侯矣未有不命之教而不得立學也蓋古之立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謂命之教矣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

告

鄭氏曰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馘馘或爲國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爾雅多爲釋詩然類不皆爲師祭但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謂之類以巡守事類

告天亦謂之類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肆師註云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也受命於祖謂出時不敢自專有所禀承祖禰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即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據告行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却本初時受命受成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

定受此成定之謀於學也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於學以訊馘告先聖先師也訊言也是生而可言問者馘是死而截耳者釋菜奠幣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云釋菜鄭註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註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

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幣帛無用菜之文也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獻俘馘之禮也是牲牢菜幣皆有之註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也又禮先師不云祭則似但有菜幣未必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釋奠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執訊獲醜小雅出車篇在頖獻馘魯頌泮水篇

長樂陳氏曰造乎禰則造於祖可知受命於祖則用

命於社可知受成於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造禡先後之次受命受成尊卑之次訊者問以言馘者截其耳釋奠於學而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征者威武之事於其文德之地告以威武之功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而已此僖公所以在頖獻馘而國人頌其允文允武也訊馘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以其因言辟廱頖宮之事故特稱告學而已　又曰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

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馮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先爟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貉祭者不特為禱而已也類

宜造解見前

嚴陵方氏曰自造乎禰而上則凡出之時所同也故前於天子將出亦以出言之自禡於所征之地而下則惟征之時所獨也故此於天子出征然後言之夫

天子出其禮如此則萬乘之尊一人之貴不可輕舉妄動故也禡必於所征之地者以見其臨事而懼也生致之而可以問其罪曰訊死致之而效其左耳曰馘所以告成功也禮先聖先師而以成功告之則以功成乎材而材成乎學故也

延平周氏曰受命非不於禰也以稟於尊者為主受成非不於朝也以謀於衆者為主訊馘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也以受成者為主

馬氏曰既曰造乎禰又曰受命於祖何也蓋天子之出征必先造乎禰而後受命於祖者示其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受成於學者受成謀於學也資之於學然後行則所謀必當所出必有功有功則不可以不報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此所以報之也

山陰陸氏曰於上帝為類則於禰雖直前可也不言祖以此該之有所告而之焉謂之造於其所征罵焉謂之禡罵若武成所謂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

川曰今殷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之類

臨川王氏曰受命於祖此即載主而受命用命賞于祖是也上已造乎禰疏云即是造禰非也

李氏曰師出則受命於祖遂奉命以出曰用命賞于祖是也師還則受成於學詩曰矯矯虎臣在頖獻馘是也雖然先王之所謂成者非特克敵而後謂之成也六月之詩言北伐亦曰既成我服此所謂成者武之成而已訊辭之未從者也蓋小人之智不足以知

君子馘斷其耳以其無聞也先王之執有罪以其無聞無知而已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鄭氏曰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不敬者簡祭祀略賔客

孔氏曰自此至覆巢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無

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故稱田也夏則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此註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周禮春曰蒐以下大司馬職文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下乾豆三事為田也然當以此經註為正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為賔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案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

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為賔客
下殺中腸汙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車攻毛傳云自
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
髀達於右䯚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賔
客尊神敬賔之義田不以禮殺傷過多暴害天所生
物以禮田則下文是也
長樂陳氏曰蒐苗獮狩必法於田故皆謂之田田有
三禮故謂之三田則猶祭八神謂之八蜡也田必於

無事之時則與夫好田獵畢弋不脩民事與喪蒐者也乾豆所以祭祀祭祀而後賔客賔客而後充庖此頤卦先所養而後所自養之意也祭祀賔客以上殺次殺充庖以下殺厚所養而薄所自養也周官大宰之九式先祭祀賔客之式而後羞服内饔先祭祀燕飲之割亨而後羞膳籩人醢人先祭祀賔客之薦羞而後内羞鹽人先祭祀賔客之鹽而後王之飴鹽是亦先所養而後自養之意也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亦厚所養而薄所自養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事謂喪荒之類天子諸侯於無事之歲然後田則其田也可謂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田所行之時也乾豆賔客充君之庖則田所為之事也所行之時有四所為之事有三故曰歲三田也與易言田獲三品同義所謂三田如是而已公羊氏以夏不田誤矣夫乾豆所以奉神賔客所以奉人充

庖所以奉己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己故其序如此周官祭祀賔客羞服之式其序其義與此合所謂乾豆者何也上言乾則知豆之實為醢下言豆則知乾之用為籩矣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上言籩人以見醢人所掌者為豆下言醢人以見籩人所實者為乾王制言豆而不言籩周官言籩而不言豆亦互相備也且籩之為器編竹為之所宜者乾物故四籩之實皆脯鱐乾藤之類豆之為器刳木

為之所宜者湆物故四豆之實皆葅醢醓醢之類祭祀之物不止於籩豆之實而此止以是為言者葢田之所共者止於是故也若鼎俎之實則牧人共之而已

馬氏曰謂祭無益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謂暴無傷故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無事而田非以從獸無厭葢田者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也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為上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不

以禮雖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天子諸侯闕一時田春蒐則不苗苗則不獮獮則不狩狩則不蒐春秋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講義曰田不可廢亦不可過唯不可廢故無事則必田無事而不田是不知事神接人之道斯為不敬也唯不可過故其田必以禮田而不以禮是荒於田獵

斯為殘暴天所生之物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氏曰合圍掩羣為盡物也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斃之佐車驅逆之車

孔氏曰緌是登車之索緌是旌旗名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緌鄭註云有虞氏當言緌是旌旗無旂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緌故鄭荅趙

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弊謂仆于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巳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也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註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名不同案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放火焚萊而後止夏車弊註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秋

羅斃註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冬
徒斃註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是四時不同也
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
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
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
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謂冬獵時
然則大綏小綏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
案熊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不合耳若諸侯

唯春田不圍夏秋冬皆得圍亦不合耳故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此諸侯是畿内諸侯為天子大夫者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

嚴陵方氏曰合圍謂合藪澤而圍之也掩羣則掩禽獸之羣而已此大小多少之别也亦見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解天子殺則下大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者田車之有綏田者執之以升降也田車之有佐田者用之以驅逆也下綏則示其不復有升降之節也止

佐車則示其不復為驅逆之備也既殺而獲禽獸則不復有升降之節與驅逆之備而田之有節固可見矣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又所以為重輕之别與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蓋尊卑先後之序也大司馬之車弊亦若是已言百姓而不及士者以士之卑與百姓不必為先後之序故也既曰田又曰獵其實一也

馬氏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事也天子勢足以合圍故曰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羣故曰不掩羣此非特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曲禮者周制也其禮則致詳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則知天子得圍澤也言大夫不掩羣則知諸侯得掩羣也殷之制則致寛故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也

山陰陸氏曰此正田獵之時也即春田國君不圍澤大夫不掩羣且天子言合圍不言圍澤大天子也車所乘也貶於下綏鄭氏謂佐車驅逆之車佐車有非驅逆之車故曰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謂之驅逆驅而逆我然後殺之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廬陵胡氏曰綏登車索也已殺獵止之時不復驅車故下之下謂執綏不抗而弛綏也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謂不下也此云綏故下云止

佐車皆一類也鄭云緌作緌有虞氏之旗也案明堂位夏后氏之綏故鄭引之彼論旌旗以綏為緌可也此論獵止弛綏及止佐車皆是車一類不必易為緌也鄭多改經文非也鄭又謂下為弊云弊仆於地也案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謂田罷致禽於旌旗也植立也田罷當立旗豈有弊仆於地之理又可見綏非緌也先儒云此冬獵之時也則大綏小綏是夏殷之法故秋冬田皆用緌異於周春夏田用緌也且鄭

既以緌為有虞氏之旗則夏殷周安得用之今云夏殷秋冬用緌周春夏用緌又明此大綏小綏非緌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絶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麛卵胎夭未成物重傷之也殀斷殺也少長曰夭覆敗也

孔氏曰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謂十月時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也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初也豺祭獸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有漸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註云中秋

鳩化為鷹是也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草木零落謂十月時月令季秋草木黄落則十月時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十月時也十月則得火田矣故羅氏蜡則作羅襦註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不麛不卵據春時特甚

不殀夭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麛䴠夭鳥翼㲉卵是春尤甚此註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麛䴠夭夭與麛䴠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夭

長樂劉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禮德正於內則時罔不和禮正於外則氣罔不順和順鍾於萬物則生成不失其宜和順浹於人心則動用不違於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於上而盡萬物之性於天下也堯舜禹湯文武

之為道莫不以是先焉乃能嗣天以仁而使萬物各正其性命也故取之各有其時則物得以曲遂其生而材無不成矣用之各有其制則民得以禮節其欲而德罔不礪矣

延平周氏曰獺祭魚而下主言秋冬不靡不卵而下主言春夏若獺祭魚者莫非感隂氣之肅殺若靡與卵者莫非感陽氣之發生先王輔相天地而育萬物有道也

嚴陵方氏曰獺祭魚葢孟春之月也豺祭獸葢季秋之月也魚隂物也其性隨陽而上春為陽中魚於是時則易取焉故獺祭魚而入澤梁者因以為取魚之候也獸陽物也其質乘隂而成秋為隂中獸於是時則可取焉故豺祭獸而田獵者因以為取獸之候也虞澤虞也周官有山虞有澤虞月令於季秋之月言草木黄落蟄蟲咸俯則凡此所言皆主季秋可知然考之周官則有不合特殷之制異耳麛卵已見曲禮

士不取麛卵解然經言秋宜犢麛又言㳍以卵則麛卵非不取也亦禁之使有節而已不覆巢者不特惡傷其孚乳而又惡其盡物之利焉且巢以仰承為順故以不覆言之

山陰陸氏曰不直言入澤梁者雖入猶有紀極獺祭魚十月豺祭獸九月鳩化為鷹八月也舉其重者於其舉重淺言殺物君子之詞也退草木在下賤之也其直言入山林亦以此爾雅曰火蟲為狩即此所謂

火田然則季春出火為焚也為耕而焚非為獵而焚也即經應焚顧問昆蟲蟄否是之謂不知務麛尚迷卵尚暗先王於物無不致意焉不言孩蟲言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嫌也不言飛鳥言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不嫌也據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言胎在天上言卵在麛下閔胎卵也一則在上一則在下亦互相挾著一視同仁不麛不卵矣又不欲殺胎也雖不殺胎殀夭亦不可雖不殀夭覆巢亦不

可

長樂陳氏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啓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國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與

禮記集說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禮記集說卷三十

宋 衛湜 撰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

鄭氏曰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小大豐耗謂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也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

出謂所當給為祭則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

一

孔氏曰自此至以樂一節論冡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用地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地小年耗則制用少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每年所入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

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鄭註出謂給為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為謂為造國家器物也知祭用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為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考工記云以其圍之仂捎其藪彼註仂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十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

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也

崔氏曰通三十年當有十年之蓄下云有九年之蓄者三十年之閒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為一年故唯有九年之蓄也

長樂劉氏曰三代以前天下無兵也莫非卒伍其民以為軍師以守邦土是以欲固其國者先保其民什一之法行則其民有以自養也水溢凶旱頻年荐至

民闕其食則國有九年之蓄所以保民而固國也用地小大者欲知萬民多寡之實也視年之豐耗者以裁國家費用之宜也通以三十年所入之數則豐耗在其中矣即其通數以為禮制則三十年之內雖有凶荒而國用亦不匱矣又有九年之蓄在外所以防大凶災保育其民者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則制國用存乎冢宰明矣制國用制其多少之數也然國之用

資於財財之成繫乎歲歲之功見乎末故制國用多少之數必於歲功之杪也以歲之功見乎末猶木實成乎杪五穀即黍稷菽麥稻也先後固不齊矣故必五穀皆入然後可以制國用也歲之杪則五穀皆入矣申言之者以見百貨之用制之者以五穀為之主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地小而所出之物多則由乎年之豐地大而所出之物少則由乎年之耗故用地小大以視年之豐耗也必視年之豐耗將以制國

用故也耗減也上曰歲下曰年者歲之杪主時言之年之豐耗主物言之故也且言歲則必期焉言年則不必期也亦見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解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通融三十年之豐耗以為國用多少之制也必以三十年為期者舉一世言之而天時人事大略可知矣上言制國用於歲之杪此以三十年之通者蓋為比年之常法則以三十年之通權一歲之宜則於歲之杪而已量入以為出者量三十年所入

之多少為比年國用之節也

馬氏曰冢宰者以位言之則處於六卿之上故謂之冢冢者以言其高之極也以職言之則主天下之事故謂之宰宰者以言其主也葢歲之杪者萬物以成方此之時而九賦皆入馬故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必在於九賦之後也國之用則在於財而財之所出則在於地地之所生則本於天時地之所出有多寡而天時之所成亦有多寡故曰用地小大視年之豐

耗蓋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而以為常也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而以為變也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喪祭居其二焉故王制止言喪祭者舉其重者而言之也喪則用三年之仂祭則用數之仂何也蓋祭則有常典而喪者出於非常之變也出於非常之變故喪三年則不祭非特哀有所隆而祭有所不暇也抑亦見財費之不可無節國之用非止於喪祭而以喪祭為重

山陰陸氏曰詞間容之有不必也冢宰制歳之用以其餘歸於此謂之仂仂若卦之仂

四明沈氏曰古之理財者論天而不論人圖遠而不圖近今之理財者立為一定之法而不計天時之如何以無常之天時而應有常之供賦民何得不窮哉圖於目前不暇給之計而不計後日水旱之如何以不可測之水旱而處以苟簡倉卒之調度國何得不困哉此冢宰所以待歳之杪而始制國用而不敢立

為一定之法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而不敢止為目前之計也

講義曰用地小大校之則所入之多寡可見故可以觀年之豐耗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之制國用不為定法非若後世之拘於繁文守常而不知變者故為法也必於歲之杪蓋歲杪則五穀皆入可以視其所入而為所出也又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

之蓄然後計見在之數以為用度之法豐不使之有餘耗不使之不足㫖嘗有定法哉如此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窮而凶荒水旱其民不至於流離飢餓者此也祭用經用之什一者不敢略於神也喪用三年之仂抑亦送死之禮尤所不當略乎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鄭氏曰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也喪大事故用三歲之什一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仂也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

孔氏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

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鄭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内則亦祭之故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杜預註春秋以為既祔以後宗廟得

四時常祭三年大禘則同於吉與三年不祭違者禮記後儒所作不與春秋同也物被殘暴則虛耗故鄭云暴猶耗也浩者是多大之義故云猶饒也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泛溢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河南程氏曰越紼則是猶在殯宫於時無由可致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止可使冢宰攝爾昔者當英宗初即位有人以

此問正叔正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亦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横渠張氏曰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是未葬未葬則如何祭是時雖欲祭之不可得也若居喪未祭則因禮有緦不祭之文方祭之初雖功緦如何可祭

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罷反喪服

藍田呂氏曰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葢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為愈也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

故多疑於此

新安朱氏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絶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絶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事不

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决不可　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其禮甚簡以墨衰行事

山陰陸氏曰不祭謂宗廟禰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是之謂越紼若五祀蓋亦不廢不足則取之或暴用之不竭浩也國非其國言如此國非人之國矣

長樂劉氏曰以三年之仂共於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於禮而不盡其財故曰浩浩謂財有餘而禮不足也

嚴陵方氏曰易言大衍之數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蓋扐者指間也揲蓍而四分之奇

則歸之於指間故也此所謂仂亦四分之一爾數之仂則一年所用四分之一也三年之仂則三年所用四分之一也祭之用數而寡故用一年之仂喪之用疏而多故用三年之仂亦各稱其宜而已喪三年不祭則不以吉事干凶禮也唯祭天地社稷則不以所親廢所尊也

馬氏曰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豐年則用豐年之仂凶年則用凶年之仂豐年而加於仂之外則謂之奢

凶年而畧於仂之内則謂之儉乃所以與年之上下也預備不虞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緩也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為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矣故曰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言之者舉成數也說者以為三十年為一世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雖有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食日舉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李氏曰魯莊公冬大無麥禾臧孫告糴于齊傳曰古者稅十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飢君子非之明王制民之產業上地食九人而準之以七人故三年耕而

有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年之食夫欲九年之蓄而以三十年之耕常以其有餘計之此補不足之道也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亦謂是與故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先王之治田蕩之以溝均之以遂足以禦凶旱舍之以列寫之以澮足以禦水溢而猶恃九年之蓄者待天災之盡也先王備水旱者具矣而猶有水旱之患蓋天時不可知雖先王

之備法有所不免也民有菜色可謂民可以食鮮可以飽之時也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美蓄積之多也

延平周氏曰不足言其財急言其民國非其國言其上

長樂陳氏曰古者天子大喪大荒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邦有大故則不舉至於荒政則蕃樂大凶則弛縣然則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

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豈不宜哉蓋天子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災害變故然後可以饗備味聽備樂故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珍用八物羞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器齊醢六十物鼎十有二物其舉備味如此侑以備樂可知豈非王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之意乎膳夫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大司樂王大食皆令奏鍾鼓夫以天子一飲食之際未嘗不關天下憂樂與夫獨樂而不與民同者豈不有

間歟樂書

金華應氏曰此言非謂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規模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舉樂耳蓋雖一飯之頃而不忘乎民也若夫偶值凶年則雖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鄭氏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

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

外姻至三年之喪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

期

孔氏曰自此至不祭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

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

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

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

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

亦不生矣鄭引春秋傳隱元年左傳文杜預云言同軌以别四夷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也左傳云大夫三月士踰月而此總云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其殯日之義已具上曲禮疏

長樂劉氏曰殯與葬生者送死之事也天子功德施

於四海諸侯功德洽於一國大夫士恩德孚於一家庶人恩德著於其族固有小大之差矣及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死之猶冀其復生也故其殯者不得已而殯之是以有七日五日之差雖庶人之殯猶侯三日是豈得已哉若夫葬者當其朝歲諸侯雖在六服罔有弗至或奔喪也或會葬也或會於練祥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歲之諸侯則為位服於其國而遣卿以會葬同軌之内畢至者謂此也七月而葬

所以極四海之哀誠也諸侯之葬必五月者相為賔也同盟之諸侯也雖非同盟而為其舅甥姑姊妹之邦也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其事具其誠盡矣

山陰陸氏曰雖同是三日三月大夫數來日士庶人數往日也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鄭氏曰縣封當為縣窆至𡜊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

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不樹畢無飾也
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
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
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
金革之事無辟也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
祭之牲器
孔氏曰鄭知封當為窆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繫之理
窆謂下棺士雖無碑猶有二綍庶人賤唯縣繩下棺

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為雨止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許慎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又釋癈疾云雖庶人葬為雨止此等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塋不須顯異也鄭引周禮是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為爵也

彼註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檀弓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葢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鄭註貳之言二上貳是副二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謂不為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庶人既無爵命三年之内許其終喪除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也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

之時以子孫官禄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也而鄭云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

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别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事故祭中兼為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禄耳鄭云

奠者自吉祭之奠耳

嚴陵方氏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揜坎之封有所謂積土之封若檀弓言縣棺而封即揜坎之封也若禮器言丘封之大即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土而已

山陰陸氏曰案禮袞多借卷字有卷龍飾故也偏多借辨字偏而後能辨故也釋多借舍字窆多借封字釋之則舍窆之則封故也然則凡字雖借蓋亦有義

馬言達於庶人不言自天子達異於三年之喪也三年之喪不言庶人不嫌

長樂陳氏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瘞之不為雨止以其有進無退也喪不貳事以其不可奪親也魯葬定公與敬嬴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譏之則不為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為言以其葬具之不備易以雨止食用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祭雖

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者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而其尸服則以士服支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臨川王氏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至於庶人為句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謂棺槨衣衾之不同與此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似異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

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鄭氏曰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大祖謂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大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是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

廟庶人祭於寢適寢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鄭註知七廟唯周者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為說也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諸侯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

廟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鄭註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徳唯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大夫之大祖則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

之故云別子鄭引大傳證此大祖是別子也鄭註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遠世子孫始得爵命則以為大祖別子不得為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為大夫者亦得為大祖此三事皆始爵者又鄭荅趙商云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

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大祖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大祖也此大夫三廟

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别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卿即大夫總號也案祭法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鄭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鄭又知諸侯中士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庶人之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

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河南程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則猶知祖而不知父禽獸道也尊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橫渠張氏曰七廟之祖聚於大祖者此蓋有深意以

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檐故盡出之因是而祧用意宛轉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為大祖若大夫安得大祖廟數以親數又況祖祭自有宗子此言蓋為世禄之家發之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廟七即祭法所言考廟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及二祧是也諸侯五則以無二祧故也大夫三則以顯考祖考又無廟故也士一廟則以王考又無廟故也庶人則祭於寢祭法言庶人無廟正

謂此也然祭法又言適士二廟而此不言者主於降殺以兩而略之也天子之廟止於七何也大祖之廟創業之所始萬世所不遷也而昭穆則合而為六者葢四世其服已窮矣然猶緦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猶免也至於六世然後親屬絶故止於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

馬氏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故天子七廟至士三廟合於降殺以兩之意也祖以功建故無可毀之

禮而有百世不遷者也昭穆以親崇故有可毀之禮親盡則有祧說者以為周則七廟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非是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七廟見於祭法者明甚鄭氏獨以為周制而為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全無所據蓋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總數也自考差而上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即高祖止矣高祖而上不可考曰祖考廟者大祖廟也故謂之祧稱

二祧焉合而言之為七廟分而言之則廟有五而祧有二皆在三昭三穆之數餘見祭法

長樂陳氏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舜之時禋於六宗與藝祖而七商書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七廟之制其來尚矣先王之於死者常待之以生由士而上生而異宫死則為之立廟庶人則生非異宫死則

祭於寢而已　又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殷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

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而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孔氏疏諸侯五廟謂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得立五廟

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葢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五廟無是理也又鄭荅趙商謂五廟爲殷制故雖非諸侯之别子亦得立大祖之廟周制别子爲大祖若非諸侯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大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

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為周大夫之制誤矣　又曰父以明察下故曰昭子以敬事上故曰穆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卒哭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邪則毁昭廟始死者穆邪則毁穆廟昭與昭為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

坐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藏先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王廟於理或然

山陰陸氏曰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其序如此所謂率親等而上之者也即言士二廟亦何嫌於降殺以兩不及也　又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

張璪何洵直謂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左者不可遷於右右者不可遷於左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茍為昭者不復為穆為穆者不復為昭則是昔常事父為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為父茍復為父則以為是亂父子之名可乎　又曰大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為大祖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此七世也其後穆王入廟王季

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
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
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大伯虞仲大
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
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
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盡而遷則武王入王
季之廟為昭文王仍為穆康王入武王之廟為昭成
王仍為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為昭昭王仍為穆即是

觀之子復為昭父更為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為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葢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無遷法故自不窋為昭鞠陶為穆推遷而下王季當昭次文王當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大伯虞仲管蔡郕霍於周為昭虢仲虢叔邘晉應韓於周為穆杜預所謂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祀七世禮

有迭毁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成王今弗與武王對而對昭王則父道在成王昭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即七廟分定昭穆而欲放先儒遠攀世次令文王廟常為穆武王廟常為昭乎蓋王者廟事七世以事生之禮事之至其去祧為壇為墠則與事生異矣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矣且禮緣人情而作父昭子穆

其亦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為之穆對子則身為之昭故周廟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左左者今右矣至於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或者又以檀弓云明日祔於祖父則孫從王父之位亦甲壓尊何以無嫌竊以為不然葢祔廟與遷廟異故周卒哭而祔練而後遷廟練與卒哭相去甚遠何以證遷廟之法且穆王初祔未練則王季未遷昭穆未動與祖昭穆同班則祔於康王之廟所謂祔於祖父

也祔於祖父則非專其廟而襲其處自無壓父之嫌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以孫與祖昭穆同如王季既遷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者也周官小宗伯既掌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又掌奠繫世辨昭穆則明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祫遷廟之主陳於大祖未遷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自大祖以來祧主咸在其昭穆即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

史又曰大祭祀以書叙昭穆之爼簋也說者以為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王季雖遷而廟中常祀尚用不窋以來世次則昭穆一定何必辨而叙之唯其遷易不常故使辨而叙之也說者又謂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先儒以為孫從王父之位則是以為孫居王父之處則非矣故記曰殤者從祖祔食蓋王父在廟其孫從之非謂入其廟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是不然也

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言祖孫可以並
今則知與遷法王父去祧孫襲其廟異矣且孫從王
父之說本施於祔故禮曰從祖祔食至於迭遷則王
父去廟而孫襲王父之廟則祖自於彼孫自於此不
得謂之從也說者又謂廟次以子代父古無此理亦
已惑矣王藻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以子代父理
固然矣孰曰廟次不得以子代父乎儀禮將旦而祔
此祔廟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禮記祔葬者不並宅祔

必以其昭穆此祔葬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殤者從祖祔食此祔祭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殷朝而殯於祖此殯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然則孫從王父皆以祔祖而言則與遷廟異明矣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於大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叙豈所謂不失其倫者邪

何氏洵直曰案古者宮寢宗廟皆以孫居王父之處

而不以子代父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孫為昭曽孫為穆玄孫曷孫復為昭來孫仍孫復為穆謂之昭穆通於存亡居昭位者不可遷於穆行居穆行者不可入於昭位本之於經質之於傳驗之以先儒之說根據盤互枝連葉貫論議符合如出一人請得條別而陳之夫禮常以孫從王父何哉以世次言之則昭穆偶爾相值故學者以為祖孫同班又曰於義一體以禮趣求之葢數始於一立於二成於三故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而人之族屬至於三則備矣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鄭氏以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先王於此别恩義等親疏而服制皆起於是焉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以氏族言之則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是以禮有三本而先祖為類之本此孫從王父之義也何謂宫寢宗廟皆以孫居王父之處曰春秋書高寢路寢小寢何休曰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

王父母疏義謂孫死亦從王父母是殯於其宮之西序矣殷則殯於祖廟之兩楹間設朝而殯於祖是也及冢人辨其兆域則以昭穆為左右至卒哭明日又各從其昭穆祔於祖父女子則祔皇祖妣婦則祔皇祖姑故曰以其班祔以士大夫為言若祖爵尊則祔於諸祖父為士大夫者若無可以祔或王父母在則越曾祖一世當為壇而祔高祖若又無可以祔則越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記所謂亡則中一以上

而祔必以其昭穆者也以諸侯五廟為言祔祭既畢則主復於殯宫之寢如既祫主還其廟然也練而后遷廟於是以始祔之孫入王父廟以王父入高祖廟以高祖之主藏於大祖廟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壊廟有時日於練焉壊廟壊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孔穎達曰練時壊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壊意以其高祖入於大祖之廟其祖祔入高祖廟其新

神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遷廟以孫代王父取其昭穆相當所以壊祖與髙祖廟而不毀曽祖廟爾前漢劉歆之論最愽而篤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今之説者曰祔廟與遷廟異是不然也至祥禫既終而合食於祖則室中之位大祖西方東向大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大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差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下逹於禰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王肅引賈逵説

吉禘於莊公曰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是也雖祭殤與無後亦以孫從王父記曰從祖祔食葢曰自祭於殤在於父廟祭無後兄弟當就祖廟祭無後諸父當於曾祖廟各從其班也祭成人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皆衣其祖之遺衣服而坐於祖主之左然於祭者則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故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子不可以為父尸以其異昭穆而祖孫則同耳祭統曰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謂同

宗人皆來助祭也又曰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賈公彥曰昭穆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假令父行爲昭子行爲穆孫行還爲昭曾孫行還爲穆就昭穆中各以年長者在上幼者居下故云齒也夫古者葬祔以其班祫以其班爲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義據明白有如日星說者謂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爲之穆對子則身爲之昭其意以爲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

徙無常位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殊不知廟次與世次一也廟次雖遷唯昭穆之班一定不移祖以傳孫孫以傳子縱歷百世其當為昭當為穆者未之有改也如武王之時廟次以文王為穆至襄王之世凡歷十八君矣猶謂之穆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八國文王之子文王於廟次世次皆當為穆故謂其子云文之昭也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為昭至襄王之

世猶謂之昭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於廟次世次皆當為昭則謂其子曰武之穆也至於宫之竒謂大伯虞仲為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為王季之穆與此同意夫文王大王其子對父皆稱昭曰文王之昭大王之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稱穆曰武王之穆王季之穆其為子一也對父或稱昭或稱穆知昭穆為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異也書曰七世之廟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書言世而禮

言昭穆則世與昭穆無不同之理説者引魯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臣以為不然工史所書者帝繫世本之屬宗祝所書者几筵表著之位自其譜諜則謂之世據其班秩則謂之昭穆此離而言之者也又楚語曰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則廟次昭穆果與世次不同乎經傳之言既然矣觀先儒之論則韋𤣥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杜預曰穆生昭昭生穆

漢帝詔曰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為義一體顏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

鄭氏曰周以文武為二祧藏遷主文為穆祧為昭主武為昭祧為穆主此先儒論昭穆一定不易皆與經合但祭法遠廟為祧而鄭氏以文武為之並非是也說者曰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必如此言則世次廟次常以子代父古無此理又曰王季既遷文王

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臣謂此非禮意何者葬與祔祫皆以孫從王父其無祖可祔者必中一以上祔於高祖論其為尸則抱孫不抱子是昭自昭班穆自穆班故曰孫與祖同若謂祖遷於上則孫與玄孫皆次之昔以為穆今復為昭昔以為昭今更為穆以葬位祔位祫位尸位觀之皆顛倒失序是徒知有昭穆之名不知有昭穆之班何所謂孫與祖同故曰此非禮意竊嘗以

為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據迭毀為言也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此據定體為言也迭毀者言乎其動也言乎其動則云三昭三穆而孫代王父之意寓於其中矣定體者言乎其常也言乎其常則云考與王考至於遠廟去壇而墠遷祖遞位之義亦不外是矣祔與遷廟雖非一時然均名昭穆豈有二位

祔則孫從王父合食遷則孫常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如劉歆王肅之論是也既生居王父之寢没則殯於其宫之西序葬與祔祫俱從祖列至其為尸亦襲祖之遺衣服而坐於其主之左助祭賜爵各以昭穆序以受氏命族又以王父之序是無所不用其其班何獨遷廟則以子代父而亂其班乎説者又引適子冠於阼為證益亦不類記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明其代父傳重其堂祖統昭穆相代也

又曰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謂之祖則一而大以昭穆娩焉則二而小一而大者無對故其位居中而不以昭穆居之且世世不毀二而小者有對故斷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至親盡則迭遷后稷為周祖其子不窋曰昭其孫鞠陶曰穆周公為魯祖其子伯禽曰昭其孫考公曰穆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者天也昭居左為

陽穆居右為陰以三昭三穆言之則一為昭二為穆三為昭四為穆五為昭六為穆一三五者陽竒之數也二四六者陰耦之數也自一世推而至百世皆然昭者有昭班與陽竒同類穆者有穆班與陰耦同類故葬與祔祫必以孫從王父葢神得同班同類則為安也昭之王父以昭孫為尸穆之王父以穆孫為尸葢神得同類則憑依之也夫竒耦為定數左右為定位昭穆為定班若曰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

猶陽奇有時為耦隂耦有時為奇班類顛錯尊卑失序矣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是葬位有昭穆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位有昭穆大祫室中大祖東向昭南面穆北面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是祫位有昭穆孫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是尸位有昭穆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大夫三廟一昭一穆是廟位有昭穆

葬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祔可知也祔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祫可知也祫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尸可知也尸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廟可知也葬位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五者均謂之昭穆豈有二義哉在葬位為昭則於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俱為昭在葬位為穆則於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俱為穆今之說者曰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對父則為穆對子則為昭故有在廟位為昭而於祔位祫位為穆在廟位為穆而於祔

位祫位為昭失禮意矣王季之時以大王為穆至惠王時歴十八君而謂之穆文王之時以王季為昭至惠王時歴十八君而謂之昭宫之竒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於廟次世次為穆故謂其子為昭王季於廟次世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武王時廟次以文王為穆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為昭至襄王之世亦謂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

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侯獳又曰曹叔振鐸文之
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襄王距文王之時無慮十
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逺魯定公
四年衛大夫祝鮀之言猶曰曹文之昭晉武之穆繇
此論之昭常為昭穆常為穆雖百世無易也始祖之
位定則昭穆從而正始祖之位不定則昭穆從而不
正漢以大上廟主瘞於陵園而悼皇考序於昭穆是
高皇帝以有功加其父史皇孫以旁支干大統有以

知漢之昭穆不正也唐以景皇帝為大祖而上有獻懿二祖貞元中用陳京議遷獻懿於別廟而景皇帝正東向之位有以知唐之昭穆不正也漢唐猶然又況晉隋五代之末造乎祖位定而昭穆正者殷周與本朝是也

張氏璪曰以周制言之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

王何也葢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為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為尊畢而無與於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也及乎合食於大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畢之序矣葢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所以不從父者不獨嚴重本之義亦嫌於代父也是以武王常從王季而為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為穆故廟

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毁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祭而文王復為穆武王更為昭則是一身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既為穆矣復有時而為昭不惟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處没而殯葬以至祔祭入廟為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從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於廟次獨不然乎

新安朱氏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

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或問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葢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宫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宫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葢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

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

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旣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

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

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毁未毁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毁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毁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

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

為大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

有功當宗故别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然

則大夫士之制柰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

不得而殺耳葢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生也異宫
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
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
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
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
其都宫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
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
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别室而其臣子不

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葢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大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

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没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茍從則

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叙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嗇

其傳邪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璪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或謂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又云大夫自無大祖荅曰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大祖又如李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大祖或云此春秋時世卿不由天子都没理會荅曰非獨春秋時如詩中說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

人到宣王時為大祖不知古者世禄不世官之説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語録　又曰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大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　又曰孫毓云外為都宫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未見此書只以意料乃知學不可不博

禮記集說卷三十